

批林批孔学习資料

(八)

新疆八一农学院政治处编印

一九七四年五月

(23) 墓桂良《牛郎暮》附录进，《令暮祭》附赠卦辞
(24) “会通社”附录诗集
(25) “封国晦藏”附录诗集
(26) “历史与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目录

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 (1)

(27) 春秋时期的奴隶反孔英雄 箫罗 (1)
(28) 陈胜吴广起义的反孔斗争 豫里 (3)
(29) “黄巾军”大破孔孟儒学 山丁 (5)
(30) 黄巢农民军的反孔战斗口号 简明 (7)
(31) 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均贫富”口号 倪隽 (10)
(32) “法平等”——方腊起义的反孔精神 戈骏 (12)
(33) 钟相农民军英勇抨击孔学 潘健 (14)
(34) 红巾军的“杀尽不平”的战斗口号 豫里 (17)
(35) 红袄军和刘六刘七捣毁孔庙 瞿超 (18)
(36) 李自成起义大破孔学道统 单工学 (19)
(37)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的讨孔运动 李滨魁 (21)

历代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是怎样吹捧孔子的?

(38) 武汉师学院中文系写作组 武汉师学院中文系写作组 (25)
(39) 刘邦从弱儒冠到祠太牢的转变 (25)
(40)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6)
(41) 历代封建皇帝尊孔的花样翻新 (27)
(42) “皓首穷经”与“代圣贤立言”——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 (30)
(43) 是“圣贤”还是禽兽?——口颂孔经手挥屠刀的王守仁与曾国藩 (32)

袁世凯的《祭孔令》、张勋的《尊孔书》与封建 遗老们的“孔教会”	(35)
林纾的保孔和胡适的“整理国故”	(38)
蒋介石“保护孔庙”的真意	(40)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尊孔谬论和罪行

(1) 陈独秀的尊孔谬论和罪行	(43)
(2)瞿秋白的尊孔谬论和罪行	(43)
(3)王明的尊孔谬论和罪行	(44)
(4)彭德怀的尊孔谬论和罪行	(45)
(5)刘少奇的尊孔谬论和罪行	(46)
(6)林彪的尊孔谬论和罪行	(47)
(7)陈伯达的尊孔谬论和罪行	(51)

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

(8) ——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	(55)
(9)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61)

苏修先生们为什么暴跳如雷

(10)《人民日报》评论员	(73)
(11)	
(12)	
(13)	
(14)	
(15)	
(16)	
(17)	

人和他们的奴隶，真所谓“民不聊生，食而弗味”。林冲义父，那董会的“小吏暮酣天，深面接人，如铺排”，人云其声也。高僧文静，南华文融，他们都是反孔派，可是他们以前，又何尝不是尊孔派呢？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说：

……自是以后，学者益盛，而世风日下，……理学家凡是要倒退，要复辟，就必然尊孔反法；要前进，要革命，就必然批判尊孔反法。一切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始终是反孔斗争的“主力军”革命先锋。他们不仅从思想上，而且通过革命实践对孔子进行了批判。今天本报刊登的资料，是介绍我国历史上奴隶造反和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是怎样开展对孔孟儒学的批判的，以后还将继续刊登。

对孔子的“仁政”“礼仪”“忠信”等学说，——编者的话，我不能不表示反对。虽然思想界对这些学说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总的说来，春秋时期的“奴隶反孔英雄”陈胜、吴广，一个生长在武昌郡的渔夫，一个生长在阳城的农民，他们领导着数万大军，在春秋战国这个历史大变革时期，始终存在着不断发展的奴隶起义。陈胜起义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次。陈胜又称“孺子”，是大致和孔子同时代的秦国著名奴隶起义领袖。他斗志充沛，意气风发，武艺高强，“足以距敌”，而且很有辩才，能驳得对方狼狈不堪。他率领着一支九千人的奴隶武装，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他们旗帜鲜明，就是要砸碎奴隶制度的镣铐，争取“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的基本人权，反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人身禁锢，反

对“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经济剥削制度，憧憬和追求人人“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社会理想。起义的声势，简直是急风骤雨，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奴隶主被打得落花流水，闻风丧胆。

奴隶摧毁奴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革命行动，也是从根本上对奴隶主意识形态——孔学的否定和打击。跖起义以其实际行动冲击着奴隶主“亲亲而仁民”、“孝悌”、“忠恕”的思想牢笼，否定了“祭先祖”的崇拜祖宗神观念。奴隶主贵族竭力攻击跖起义是“忘亲”，正好说明奴隶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孔子作为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直接对抗奴隶解放的伟大历史潮流的。伴随着迅猛异常的奴隶革命而来的，是奴隶主阶级及其“圣人”孔子的拼死顽抗。他们顽抗的一个手法就是实行思想欺骗。《庄子·盗跖》记载，孔子带着颜渊、子贡往见跖，跖坚定地对孔子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怒发冲冠地指出孔子是个“作言造语，妄称文武”的复古狂，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是全“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的“巧伪人”，是“多辞缪说”，“妄作孝弟”，就是为了“迷天下”，“徼幸于封侯富贵”，真是“罪大极重”。孔子一面从牙齿缝里迸发出“盗跖”的谩骂，一面又厚颜无耻地用造大城、立户邑、尊诸侯的高官厚祿来诱骗跖放下武器，放弃斗争，服从宗法，“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跖听了“案剑瞋目”，声色俱厉地拒绝了孔子的引诱。同时，跖无情地揭露了孔子当面“誉人”，背后“毁之”，“矫言伪行”的两面

派嘴脸。跖进一步批判了孔子的“法先王”是“鬼”话，一一指出孔子所法的尧舜禹湯文武“先王”、伯夷叔齐“贤士”、“忠臣”，“皆不足贵”，是“礮犬流豕，操瓢而乞者”。跖又痛斥孔学是言而“失信”，行之“不足”的假仁假义，并辛辣地嘲笑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到处碰壁的困境，宣判他是“盜丘”，言正辞严地宣告，“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勒令他立即滚出去！孔子被驳得哑口无言，丑态百出，无地自容，只好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走了。出门上车的时候，还仍然目瞪口呆，“色若死灰”，手发抖得三次落掉了马缰绳。跖的英勇斗争和鲜明立场，充分显示了奴隶们的革命精神。这使跖在被奴役的人民群众中享有“声名若日月”的崇高威信。奴隶主眼中的“盜贼”，恰正是奴隶心目中永垂不朽的英雄。

陈胜吴广起义的反孔斗争

陈胜、吳广是我国古代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封建社会中第一次开展反孔斗争的英雄人物。

在秦二世的横征暴敛和残酷压迫下，广大贫苦农民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无法生活下去。贫雇农出身的陈胜、吳广带领贫苦农民“揭竿而起”，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斗争矛头直指秦二世为首的秦王朝，同时对孔子的反动思想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公元前二〇九年，秦二世为了维持其统治，下令普遍征

发贫苦农民去戍守边区。该年七月，陈胜、吳广也被征发，并被指定为屯长（队长），他们这支共九百人的“戍卒”队伍，要从家乡远行到千里之外的渔阳去戍守。一天，队伍到了大泽乡，正遇连天大雨，一时无法前进，不能如期赶到。按秦朝的法律，不能按期到达指定地点者斩。怎么办。是等死，还是反抗？陈胜、吳广响亮回答说：“如今逃亡是死，举大计（起义）也不过是死，同样是死，不如起义来得好啊！”这一席话，气壮山河，表达了劳动人民敢于起来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斗争精神，有力地驳斥了孔孟的“中庸”之道，批判了孔孟所宣扬的“忠恕”、“仁爱”、“安贫乐道”等等反动谬论。

陈胜、吳广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和胆略，杀死了带队的秦朝军官，挺身而出，召集大家，慷慨激昂地说：“大家遇到了雨，都已不能如期到达渔阳了。误了期是要杀头的，就是不杀头，去服那种苦役十有六七也要送命。男子汉大丈夫不死就罢，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那些帝王将相难道都是天生的贵种吗！”陈胜响亮地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农民阶级革命造反的宣言，是批判孔子不准“犯上作乱”的战斗檄文。陈胜的造反宣言实质上批判了孔子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君权神授”的反动说教，打击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不可逾越的统治秩序，冲破了帝王将相神圣不可侵犯的森严等级，粉碎了孔子所宣扬的那一套永恒不变的“君君、臣臣”的精神枷锁。陈胜、吳广的农民起义不仅是从思想上，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对孔子进行了批判，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这种批判孔子的精神，在我国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

放射出不朽的光芒。“神学目的论”以孔孟儒学为立脚点，而“黄巾军”则以“天命”为立脚点。他们提出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而“黄巾军”大破孔孟儒学，就是对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孔孟之道的一次有力的批判。

东汉末年，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对农民阶级的反动统治，在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基础上大搞封建迷信（当时称做谶纬神学）。地主阶级交替利用暴力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压得广大农民透不过气来，出现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萧条景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公元一八四年，由河北巨鹿人张角领导的黄巾军揭竿而起，顿时所向披靡，迅猛异常，吓得反动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抱头乱窜，惊呼：“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黄巾军农民起义，坚持二十多年，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

农民起义军对孔孟儒学的批判，尽管在地主统治阶级的史书文献里很少记载。但是黄巾军农民大起义还是写下了我国农民阶级批判和否定孔孟儒学的不朽一页。首先，黄巾军所提出的政治口号，矛头直指孔孟儒学愚弄人民的“天命”说。自西汉武帝以来，地主阶级一贯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思想，标榜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皇帝是替天行事的“天子”；孔孟儒学是代天讲话的“圣经”，都是万世不易、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然而，农民阶级却对这套封建理论投以藐视的目光，黄巾军起义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号，从根本上否定了孔孟儒学所鼓吹的“天命”说。农民阶级所说的“苍天”是指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黄天”是指农民阶级自己的政权。“苍天已死”，就是说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已经处于衰亡黑暗时代，强大的农民起义军（“黄天”）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完全有力量推翻东汉王朝，待等约定的时日到来，大家鸣锣而起，彻底砸烂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黄巾军这个鲜明的政治口号，实际上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判，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去冲破孔孟儒学的精神牢笼，在推翻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战斗中冲锋陷阵。

其次，黄巾军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纲领也是对孔孟儒学炮制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强烈反抗。孔孟儒学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制造了代表全部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四大绳索，以此来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思想和行动。黄巾军以“太平道”的组织形式，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种种不平等的“纲常”针锋相对。黄巾军在“太平道”里面提出了农民阶级进行斗争的政治纲领：“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人各农食其力”，“令人不劳”。并且痛斥那些不劳而食的统治阶级是“其罪不除”的寄生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代表了农民要求解放的革命思想。孔子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制造“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尊卑鸿沟，而农

民阶级的革命行动回答他的是：“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更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黄巾军的革命实践对孔孟儒学所提倡的宗法思想和等级制度的批判表现得是多么的坚决有力！“冲天”黄巢农民军的反孔战斗口号是“冲天”、“均平”。公元八七五年爆发的黄巢农民大起义，破天荒地提出了“冲天”、“均平”的反封建反孔学的战斗口号，它象春雷似的震撼了唐王朝的封建统治。

在残酷镇压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唐政权，是一个十分凶狠和狡猾的地主政权，它为了加强对革命人民的思想统治，极力提倡尊孔读经。唐太宗册封孔子为“先圣”，作庙于褒州，制定讲经仪式，宣扬“德、礼、诚、信，国之大纲，不可斯须废也”，表示要以儒道治天下。之后，唐玄宗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子孙世袭褒圣侯，把“德配乾坤，身揭日月”的崇高赞誉加在孔子头上。诏令要以孔孟之道来“美政教，移风俗”。唐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要给孔子加封进爵，为孔门后代赏官赐祿，其目的是要在传统的孔学中寻求为地主阶级专政辩护的理论。

孔学把反动统治的政权与神权相结合，提出了以“君权天授”为核心的“天道观”。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要人民“畏天命”。天子是儒家天的人格化，所以儒家宣扬“唯天子授命于天”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的理论，以维护反动统治的政权，防止被压迫人民反

抗统治阶级。儒家的唯心主义“天道观”，是束缚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一种极大的精神罗网，阻碍着社会的变革。

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了“冲天”的革命口号，向孔子和儒家的“天道观”挑战。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以“冲天”为旗帜吹响了农民战争的进军号，把农民革命的锋芒直指以“天子”为象征的地主阶级专政，农民革命要“自予问罪”唐天子，表现了被压迫人民不怕“天怒”和“天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冲天”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群众敢于藐视貌似强大的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决心要冲决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主武装力量，打垮封建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这种“天命不足畏”和天子不可怕的造反精神，鼓舞着唐末农民起义军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与吃人的仇敌浴血奋战了整整十年，纵横数万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相传黄巢有一首“冲天”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农民起义的雄壮革命战歌，更鲜明地表明了农民革命要以武器去批判吃人的旧世界，以革命力量去战胜反革命力量，捣毁长安的地主阶级反革命专政，建立被压迫阶级的天下。这首豪迈的战歌，以“冲天”为主题，造了儒家“君权天授”的反。农民军要进军长安，捉拿唐天子，建立农民武装——“黄金甲”的革命权威，“灭地主阶级——‘百花’的威风，使天也变来道也变，乾坤颠倒换人间。

如果说“冲天”是唐末农民起义的战斗口号的话，那么“均平”或“平均”则是唐末反封建反孔学的农民起义的革命目标。

“孔学为一切剥削阶级制造了压迫有理的谬论。孔子把压迫者称作“君子”，把被压迫者称作“野人”。叫嚷贵与贱，贫与富要有秩序。孟子进一步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唐朝反动思想家韩愈，学着汉儒董仲舒把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规定下品的民要“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否者就诛之。这种极端反动的封建等级观念，为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提供理论，为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制造根据。在地主阶级专政下的唐王朝，“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广大农民担负着沉重的封建赋税，处于“财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穷而赋益急”的境地，过着“无米复无柴”的惨悲生活。富与贫，贵与贱，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是何等的不平，是多么尖锐对立。黄巢农民军提出“均平”的口号，这是被压迫人民对极端不平的现实的控诉，是对儒家封建等级观念和吃人的伦理纲常的批判，它是农民阶级要求经济平等和政治上的解放的革命思想。“因为它反映了反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因而成为农民反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精神武器。劳动人民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同孔子的“仁义”学说根本对立的“均平”的革命观点，这是任何剥削阶级思想家都不可能达到的。

“均平”的斗争口号，喊出了当时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的要求，从而鼓舞了他们反封建斗争的精神，于是“民之困于重斂者争归之”，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百万农民大军向唐王朝冲击。革命的群众运动“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逆之者灭”，公元八八一年，农民军攻下了长安。农民军在长安

发布文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同时在行动上割富济贫，造儒家等级观念的反。“遇穷民于路，争以施遗”，或竟“投物遗人”；对唐宗室、吏官、门阀大族则严厉镇压，剥奪其财物。唐末诗人韦庄在其《秦妇吟》中有两句诗：“千间仓廩万斯仓，黄巢过后犹残半”，这对被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农民，对被儒家视为“小人”，即“贱民”的农民来说是何等正义的革命造反行动！而那些被儒家称为君子、贵族、王室的压迫者，在农民起义时，不是变作囚徒就是成了尸骨，正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黄巢农民军的“均平”、“冲天”的反封建反孔学的战斗口号，将永载农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简明）
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均贫富”口号
北宋初年（公元九九三年到九九五年）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明显地由盛及衰的唐宋变革时期的一次农民革命。它继承和发展了黄巢大起义平分土地的革命行动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均平”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反封建口号，这是劳动人民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的同孔子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思想根本对立的革命观点。

封建社会里，地主占地万顷，田连阡陌，贫苦农民则无立锥之地。“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社稷常奉，君臣常位”的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就是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集中反映。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

经济政治制度，总是宣扬三纲五常的孔学宗法思想，使农民在封建思想麻醉下，俯首听命，任其宰割。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农民只有铲除孔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根源，才能从封建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而农民革命要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又首先必须向孔子维护的不平等制度宣战。“均贫富”口号的实质就是要平均土地。它是农民革命思想的高度概括和集中表现。“‘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它直接冲击了孔学的思想统治。

太宗淳化四年，四川土地高度集中，大地主“释贱贩贵”，农民“失家田业”，穷得连野草也不够吃。于是，青神县“旁户”佃客王小波“以言动众”，号召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普与汝均之”，发动和组织了群众，揭竿而起。“贫民由是附之者众”。“均贫富”口号也是反封建的行动纲领。起义军迅速攻下青神、彭山后，当众杀掉了贪官酷吏齐元振，把他盘剥搜刮的金帛，全部散发给饥寒交迫的农民。王小波牺牲后，李顺继续领导。他“悉召乡里富人丈”，叫他们具报家里的所有财粟，全部没收，“大赈贫乏”。“均贫富”的革命行动冲破了封建思想牢笼，砸碎了孔孟精神枷锁。广大农民沸腾起来了，纷纷踊跃参加起义。“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由王小波起义初时的百人，迅速壮大到“数十万”。在“均贫富”的口号鼓舞下，农民革命斗志旺盛，杀死了监军、巡检使等许多地主刽子手，建立了“大蜀”政权，攻占了邛、蜀、汉、彭等州县，所过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并且捣坏了地主

武装盘踞的寺庙，声势十分浩大，“北抵剑关，南距巫峡”，几占全部四川，连湖北江陵也有数千漕卒响应。农民“均贫富”的革命斗争打乱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秩序，也就必然猛烈冲击了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纲常法纪。

反动统治阶级能够暂时镇压农民起义，但永远不能剿灭革命思想。“均贫富”思想是农民革命的精神武器，在当时起着发动、教育和团结群众的作用，鼓舞着农民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就在起义被镇压后不久，起义军的余部“复啸聚万余众”，攻陷川东八州，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和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钟相、杨么起义就是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直接发展。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提出的这些革命口号，反映了他们要求根本废除封建等级制度、以至废除阶级差别的朴素愿望，也是对孔子维护不平等制度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人们为了怀念人民革命军的英雄业绩，就在成都江渎庙北壁外，画了一幅美髯的李顺“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的壁画。

（倪雋）

“法平等”——方腊起义的反孔精神

北宋末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一带的广大贫苦农民，在方腊的领导下，举起了革命造反大旗。方腊起义（公元一一二〇——一一二一年）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农民运动的革命精神，明确地把要求根除宗法等级制度、废除阶级差别的朴素愿望，用“法平等”的口号形式，写在战斗的旗

帜上，向孔学猛烈冲击。

封建社会里，从来就是“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君子”、“小人”、“劳心”、“劳力”，差别泾渭分明，等级十分森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地主阶级把这一切神化为经纬一切的“天理”，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丝毫不许越礼乱分。方腊起义军识破这是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天理”，愤怒责问：“安有此理！”指出封建法权是“不平等”的，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方腊起义冲破了封建统治的束缚，连乡接村，所在接社，夜聚晓散，并且“刻版摹印”，分发“流布”，广泛宣传“法平等”思想。“在反对旧專制制度的斗争，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法平等”的思想，把千百万农民从思想上发动起来，投入了奔腾呼啸的反封建革命战争，它是对封建宗法等级思想及其宋代孔学——理学的根本否定。它反映了农民要求消灭尊卑贵贱差别，铲除“君子治野人，野人养君子”的经济剥削，主张平等、民主的革命理想。

方腊起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对孔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贵有常尊”、“万世一尊”的宗法等级秩序，拼命鼓吹“王权神授”、“孝悌事亲”、“男尊女卑”的纲常法纪，规定着祭祀等宗教迷信仪式，企图以此麻醉人民绝对服从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统治。方腊起义对这一切不平等的宗法等级统治，进行了急风骤雨般的扫蕩。建立了“永乐”农民革命政权，宣判封建统治者“皆龌龊邪佞之徒”，毫不留情地镇压了贪官酷

吏反动儒生等一批“尊贵”，使“君臣上下复何有哉”，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他们看穿了地主阶级利用宗族势力进行剥削的罪恶实质，指出：“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深刻批判了族权。他们在斗争中反对殷周以来对祖宗神的崇拜观念，坚决摈斥了孔子规定的“三年通丧”、“七日戒，三日斋”的厚葬久丧，“不是神佛祖先”，“布囊盛尸”，“入执柴一枝烧焚，不用棺椁衣衾，先覆丧葬祭祀之事”，还毁神像，发掘大地主的祖坟，“露其骸骨，加以唾骂”，表示了对神权的大胆否定！方腊起义，“男女无别”，一起斗争，以无畏的勇气蔑视了“男女不杂坐”等虚伪的封建礼教。方腊起义的革命行动动摇着孔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剥削制度，也就从根本上打击了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通天教主”孔子及其反动思想。

方腊起义对孔学的否定，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惊呼农民革命“败坏风教”，急忙下令“其经文印版，令州县根寻，日下焚毁”。特别是孔门的一批徒子徒孙儒生们更是如丧考妣，痛心疾首，纷纷“散家财”，相互纠集起来卫道。他们的疯狂反扑，也正好说明了方腊起义的反孔斗争的深刻的革命意义。

南宋初年，洞庭湖一带的贫苦农民，英勇地举起革命造反大旗，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钟相、杨么所领导的农民军继承和发展唐宋农民军的革命思想，进一步提出了“等